

一位被人遗忘的天才

陈孝英 解西津

幽默文库
左琴科的幽默



78

陕西人民出版社

1512.78
2991

一位被人遗忘的天才

——左琴科的幽默

陈孝英 解西津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08



10005897

幽默文库
一位被人遗忘的天才

——左琴科的幽默

陈孝英 解西津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工业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107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224-00478-1/G·78

定价，2.25元



序

幽默，生活的调色板，语言的盐，笑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幽默，缪斯王冠上的明珠。翻开人类的文学艺术史，典型人物的五彩画廊中，幽默形象熠熠闪光。与风车英勇鏖战的西班牙骑士——堂·吉珂德；“不但自己聪明，还把聪明借给别人”的英吉利浪子——福斯塔夫；“遵照上帝旨意”鲸吞别人财产、勾引他人妻子的法兰西“良心导师”——答尔丢夫；“带着感情扯谎”、把牛皮吹破了天的俄罗斯假钦差——赫列斯塔可夫；饱蘸着泪水一直笑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美利坚喜剧大师——卡伐罗；在科举制度的悲喜剧中走完一生的中国封建士子——范进；“精神胜利法”的绝妙典型、旧中国国民性的生动缩影——阿Q；为了拉上一辆“自己的车”挣扎一生终未遂愿的人力车夫——祥子……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犹如插上了翅膀，跨越时代和国界，成为全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为了普及幽默理论知识，介绍国内外著名幽默艺术家（包括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曲艺家、导演、演员、漫画家等）及其代表作，我们决定编选一套《幽默文库》，为每一位入选的幽默家出专集一

本，内容包括专论（艺术家生平介绍、幽默风格评述及名作赏析）和选文。本文库所谓的“幽默”是指广义的幽默，亦或谓喜剧，包括一切能引起具有审美价值的笑的美学样式（如狭义的幽默、讽刺、滑稽、机智、怪诞等）和艺术体裁（小说、戏剧、影视等）。

据悉，目前国内还有几家出版社也在编印有关喜剧、幽默的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幽默文库》一旦出齐，我们中国人便将有自己的一个研究喜剧、幽默的小小资料库，一个了解中国和世界喜剧、幽默的历史及现状的小小窗口。

和其他几套丛书较为侧重于学术性或资料性有所不同，《幽默文库》想另辟新路：一是将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既要提供新观点、新资料、新的研究方法，又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二是要用现代审美意识和现代知识结构观照审美对象，内容新一点，文字巧一点，角度“怪”一点，三是努力寻找高层次读者与广大青年读者的契合点，既要力求使前者读有所获，又要设法使后者读来饶有兴味。

亲爱的读者，《幽默文库》为您而写，请告诉我们，您喜欢它吗？应该怎样写才能使您更喜欢？

陈孝英

1988年暮春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目 录

序..... (1)

专 论 篇

并不幽默的一生..... (3)

市侩群像和自叙体故事风格... (19)

四种基本的幽默类型..... (48)

文 选 篇

一只杯子..... (73)

贵族小姐..... (77)

狗鼻子..... (83)

官瘾..... (87)

贫困..... (91)

撒网..... (95)

客人.....	(101)
产品质量.....	(104)
打钩儿.....	(108)
少年维特之烦恼.....	(111)
不让丈夫死的女人.....	(117)
卖牛奶的女人.....	(124)
美男子.....	(129)
生病的故事.....	(136)
谈谈尊重人.....	(142)
新年好.....	(147)
蜜蜂与人.....	(150)
福金—莫金.....	(159)
猴子奇遇记.....	(163)
罪与罚.....	(174)

专 论 篇

100

100

100

并不幽默的一生

在群星灿烂的人类幽默文学史的银河系中，有一颗耀眼而奇异的明星，这就是苏联作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1895—1958）。恐怕很少有哪一位作家遭受过像他那样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命运。这位写了一生幽默故事的苏联作家，自己的命运却并不怎么幽默。

人们公认，左琴科是苏联文学中迄今为止最负盛名的幽默讽刺作家，其影响之大，开创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幽默讽刺文学样式。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幽默讽刺作品受到了最广大群众的喜爱，他的书在书店一上架，立刻就被抢购一空。……每家出版社都争着出版他的作品。哪怕出一本也好”（科·伊·丘科夫斯基^①语）。在数以百计的幽默作品中，他以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市侩群像。“那些愁闷的、不快活的生活，在他的

妙笔下变成了揭露性的、令人深省的、同时又令人捧腹的艺术珍品”^④。它们构成了一面折射苏联社会的哈哈镜。

左琴科出身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演员，父亲是当时著名的富于民主主义思想和写实主义倾向的巡回展览派画家，经常在《沃野》画报上发表反映乌克兰农民生活习俗的幽默讽刺画，并以此闻名遐迩。左琴科从小深受其父影响，对一切生动活泼的作品都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乌克兰人那种特有的幽默的生活方式，更是陪伴他渡过了一生。

人的性格往往是多侧面的。左琴科的性格既有乐观的一面，又有忧郁的一面。这种气质也是从小形成的，尤其是5岁那年，父母感情不和，家庭破裂，给他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和烦恼。几十年后，在小说《日出之前》中，他还一再提起这件事。家庭悲剧给未来的幽默作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撕裂人心的摧残，它还迫使左琴科培养起对生活进行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保持终生的忧郁情感。忧郁，也许是幽默家必不可少的一种基因，与众不同的是，使左琴科取得这种基因的最初根源竟是一场不幸的家庭悲剧。

左琴科的少年时代是在彼得堡（1924年改名为列宁格勒）渡过的。在学校，他最喜欢的课程是生物课，但他真正的嗜好却是文学，尤其是幽默讽刺

文学。彼得堡丰富的藏书、活跃的文化活动大大深化了他的古典文学基础和艺术感觉，他的视野逐渐投向那些伟大的幽默讽刺作品，对它们的喜爱超过了一切。他特别欣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透过有目共睹的笑”揭示“世人看不见的泪”的独特风格，而谢德林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契诃夫热诚、忧郁、抒情诗般的幽默，列斯科夫非凡的语言技巧和喜剧才华，以及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从这里所继承的不仅是喜剧大师们化腐朽为神奇的幽默讽刺才能，而且还有他们一直潜心创作的市侩题材。在广泛汲取营养的同时，他开始试写各种短小的幽默讽刺故事。他立志继承父业，对此充满了热情和信心。

艺术之梦总是那样绚丽多彩，而艺术之路却永远不会是一马平川。幽默需要热情，但只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它有时还需要幽默家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幸福乃至整个一生。

1913年，左琴科由中学毕业后进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第二年因未交学费被开除学籍。十七八岁正是充满冒险和幻想的年龄，左琴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不久就去了高加索，在基斯洛沃德斯克同当地法学院的一名学生进行决斗，并获得了胜利。这时，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一个英雄和冒险家”^⑤，决心驰骋疆场，建立功勋。是

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初，在准尉短训班结业后，他便“抱着保卫祖国的热忱”，自愿奔赴前线，投入抵抗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斗中他勇猛顽强，多次负伤，屡建战功，到1917年已担任营长职务。不幸的是，正当战争进入尾声，正当他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英雄之梦的时候，部队发生了一起恶性煤气中毒事件，左琴科虽大难不死，却留下了严重的心脏病后遗症和轻度的忧郁症，这使他的肉体和精神终生都受到折磨。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期望成为一个“英雄”和“冒险家”的话，那么这一事件则完全改变了他的运行轨迹，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中毒事件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活，到头来竟然连什么职业也没有。学习法律已经没有兴趣，专业从事文学连想也没想过。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他不得不四处奔波，开始了对他的一生起着重要作用的浪迹“底层”时期。

流浪生活一直延续到1920年才告结束。这几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年代，也是左琴科历史上的重要年代。这是充满磨难和抉择的年代，是他脱胎换骨、全面转变的时期。短短几年之中，他走过了一段极其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他的足迹遍及十二个城市，先后更换了十种职业，当过邮局管理员、电话员班长、木匠、鞋匠学徒、车站民警、刑事侦察员、办事员、法院文书、演员、医生，

甚至还做过赌徒。他在北方新地岛打过猎，在南方果树园里帮过工，在俄罗斯许多地方流浪过。这种复杂的经历，在他总结自己青年时代的自传中也有反映：“被捕六次，被判死刑一次，受伤三次，自杀未遂两次，挨打三次。”^①几年的漂泊生活把他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那里他广泛而充分地接触了根深蒂固的农奴心理和市民意识，新生活的欢乐和希望使他陶醉，而愚昧、奴性、贪婪、虚伪、狡诈，以及精神的极端空虚和贫困更令他触目惊心。他发现，这些生活中的阴暗面就像潜伏和蔓延在新生活肌体中的恶性肿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阻力。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抗中，市侩恶习凭借着自已深厚的根基和华丽的外衣负隅顽抗，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怎样才能使人们认清其本质，群起而攻之呢？左琴科苦苦地思索着。

在左琴科成长的道路上，十月革命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它促使未来的作家作出了由漠不关心到投入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行列的重大抉择。在这一过程中，1918和1919两年占有重要的地位。

1918年9月，左琴科应邀到他姐姐所在的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国营农场当了养禽员。这似乎正是他所向往的工作，但时隔不久也成了一个短命的职业。有一件事深深地震动了他。原来，这里的地主并没有逃走，他们就住在附近的农舍里。革命胜利

已经一年多了，他们仍然过着往日那种剥削生活，甚至当着左琴科的面大肆宣扬新政权不久就会垮台，到时候他们将毫不留情地鞭打或吊死一切曾经造过反的庄稼佬。而与此同时，左琴科又痛心地看着为数不少的农民仍然心甘情愿地充当地主的奴隶，他们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极端的贫困，而是习惯成自然的奴性，是千百年的奴役制度留在他们身上的深刻烙印。“谁知道明几个会怎么样呢”，他们总是这样理解生活。可怕的旧世界依然阴魂不散。这一发现所产生的力量非同小可，它使左琴科实现了一次带根本性的转变。他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呼喊：“苏维埃政权是正确的，因为它要消灭根深蒂固的奴役制度。”^⑤“我同意和他们一起当布尔什维克。”^⑥他同情、热爱那些尚未觉醒的同胞，他决心行动起来，向阴魂不散的旧世界宣战。

思想的明确使行动变得异常坚决。几个月后，当白匪进攻彼得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模范贫农第一团并担任副官，不几天就取得了歼灭布拉克·却拉霍雅奇白匪战斗的胜利。这件事使左琴科高兴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曾多次谈到它。但是，左琴科在部队里呆的时间并不长，战争十分艰苦，给许多士兵留下了“战壕后遗症”。左琴科本来心脏就不好，不到半年功夫几乎成了残废，只得提前退伍。从此，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便不得不借助拐杖来支撑自己，这对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不

可低估的影响。

左琴科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也许是由于几年来广泛接触的民间幽默讽刺故事所特有的乐观情调的感染吧，经过一番痛苦的选择之后，他终于走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羊肠小道——幽默讽刺文学创作之路。

1919年底，左琴科参加了一个名叫“文学训练班”的业余学习组织^①，并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名校佼佼者。当时，俄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变时期，各种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导人、苏联幽默讽刺文学的著名代表扎米亚金^②常来“文学训练班”讲课和举行集会，他经常使用的“斯卡兹”文体^③，以及把大众俚语和拙劣的书面语搀杂在一起的语言特点，对左琴科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有一次，左琴科和其他学员一起，按照布置撰写一篇关于勃洛克诗歌的论文。起初，波隆斯卡娅^④希望跟他合作，但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后来，丘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指出：“他的论文和一般的论文竟毫无相同之处。不仅如此，他在论文中还对那类常见的论述文进行了讽刺。……通篇充满了幽默情趣。”^⑤原来，左琴科在评论时借用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二流子沃夫卡·丘切洛夫的形象，用他的市井俗语来进行论述，鲜明大胆，独具匠心，初次显露了他未来的幽默风格。不久，他用同样手法写成的第一篇幽默作品在小组内朗读，逗得人们